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三三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5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0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豪尔赫·洛莫纳科先生..... (墨西哥)

GE.16-08381 (EXT)



* 1 6 0 8 3 8 1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337 次全体会议开始。

各位能记得,我昨天通知说,秘书处收到一项请求,以允许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董事会主席伊什特万·焦尔马蒂大使今天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如果各位同意,我现在就请焦尔马蒂大使发言。

焦尔马蒂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董事会主席)(以英语发言): 如果我可以先从个人角度说几句,请允许我说,又回到这个会议厅让我感觉非常好。我作为匈牙利代表已经来此多次并且有着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已经年长得足以记得 20 年前我们在这里的艰苦努力;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一努力仍在继续着。

现在,我以另一身份来到这里:作为秘书长裁军事务咨询委员会主席,尤其是作为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董事会主席。我请主席给我这个机会,让各位了解裁研所目前正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同时也主动帮助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未来 35 年中把裁研所维护下去。

没有必要在这一会议厅向裁军界介绍裁研所的情况。各成员国当初决定将裁研所设在日内瓦,以便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前身机构提供支持。裁研所就裁谈会的议程项目召开会议、专家小组讨论和讲习班。裁研所为裁谈会各主席、各集团和各成员国提供建议和支持,希望推进这个机构内的各项举措。裁研所为打破裁谈会僵局贡献了大量的洞见,包括博客“裁军问题洞察”以及关于裂变材料等具体议程项目的书籍和论文。裁研所的年度空间会议协助着保持关于防止外空实际现行活动中军备竞赛的对话。从我们收到的反馈来看,毫无疑问——绝对毫无疑问——各成员国重视裁研所通过其相关的、实用的和以事实为依据的政策工作来为裁军界做贡献。然而,我很难过地告诉各位,今天的裁研所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各位不能够找到办法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可能永远失去裁研所。

各位能想到,裁研所一直处于困境,实际上至今有几十年了。各位当然可以问一问:为什么是现在?相对于裁研所前几年以非常能干的工作人员和各位主任能够克服的危机,为什么我们认为裁研所今天处于一个更艰难的危机——一个生存危机之中?为什么我们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明为什么这一危机与以往不同。这与裁研所正在做的工作无关。裁研所一直工作得很好并且得到各成员国口头上和实际上的认可——当我马上谈到裁研所的财务状况时——各位将看到,多年以来,裁研所没曾有过一年无法获得主要来自成员国的充足捐款,以跟进不同项目上的优异工作。然而,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总体上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是会影响到裁研所,使其可能无法生存下去。这一新的发展情况被称为“Umoja”(团结)系统。各位都听过这个词;这个词非常好。我认为,这是处理联合国机构的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但是这一系统是用来处理由经常预算资助的各实体财务、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事项的,而裁研所基本上不是由经常预算资助的。所以,裁研所将无法应对

Umoja 带来的挑战。这并不是暗示说 Umoja 不好，但只是对裁研所不利，因为裁研所与众不同。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一个细节，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裁研所雇用科研人员的方式。如各位所知，研究人员不同于机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是用项目资金雇用的并且是根据项目的持续时间雇用的。到现在为止，他们是根据裁研所主任发出的所谓任命书雇用的。这曾经是雇用临时工作人员的非常广泛的方式，但是现在过时了。据我所知，在联合国系统内，除了裁研所，没有任何一家还使用这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这造成了研究人员的纳税地位模糊不清，需要解决。

现在，问题是什么？各位可能认为我会从财务问题开始谈，但是我会从工作人员问题开始谈：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裁研所拥有的一切只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确保裁研所收到的钱都以最好的方式得到使用。工作人员都非常有能力、非常忠诚；我认为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保持这一水平的工作人员。裁研所的工作人员由两部分组成。有负责机构运作所需的机构工作人员，包括主任、秘书和财务人员、副主任以及一名行政事务人员；而且裁研所还有科研人员。现在，机构工作人员必须有联合国的正规合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必须从经常预算中拿工资，但他们必须是以联合国经常预算和自愿捐款付薪的雇员。项目工作人员必须是、而且一直是根据裁研所操作的项目签订合同的。这些项目和活动的预算不成问题。正如我所说的，在本会议厅在座各位中许多人和我们各自政府的帮助下，我们一直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资金。当然，裁研所可以用更多的资金来操作更多的项目，但是这取决于需求并且需求一直居高不下。如果需求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高，就会有更多的钱进来，所以，除了我前面提到的研究人员的行政和法律处境，我们看不到其他具体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机构或业务预算。对于不直接参与科研的工作人员，裁研所不直接从项目进款支付工资。他们的工资必须从其他资源支付。有 3 种途径或资源来做这件事。其中之一是增加联合国预算的补助金——我当然了解联合国的财政状况——但这只是为了说明情况；我必须告诉各位，当创建裁研所时，补助金涵盖了 3 名机构工作人员的费用。今天，补助金甚至不能涵盖主任的费用；这是一个显著的削减。

第二种途径是从项目间接费用中支出。这当然是一个可靠性较低、较难预测的资源，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捐助方越来越不愿意为间接费用捐款。从捐助方的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他们只想为项目捐款，但我认为，我们的捐助方需要明白机构费用是必须涵盖的。如果不能为电费或主任付款，就不能操作项目。

第三种途径是自愿捐款。裁研所正在获得自愿捐款——所谓不指定用途捐款。这些捐款可以用来支付机构工作人员的薪金——但是不够用。

这就是 3 个来源。我们将必须在补助金、不指定用途捐款和间接费用这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的解决办法，以支付我刚才提到的四五名机构工作人员的费用。

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如果裁研所消失——我必须强调，随着 11 月 1 日采用 **Umoja**，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找不到解决这些悬而未决问题的办法，裁研所将无法工作。

我们将失去的是什么？是客观的政策研究和分析：万国宫门前各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我们将失去唯一的跟进裁军谈判会议讨论并产生出政策相关分析和支持的联合国研究机构，而这是任何民间组织都无法取代的；我们还将失去以长期专业知识的形式为裁军谈判会议开展实质性讨论和谈判而提供的支持。最后，我认为受损失的是裁军谈判会议，而且还有《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武器贸易条约》和第一委员会。最终，我认为受损失的是会员国——它们将失去裁研所提供的这一机会。

因此，我想提出一个请求，请各位确保本国政府知道并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两方面的支持。首先，当然最显而易见的支持方式是增加资金，特别是通过 3 种途径之一增加机构资金：提供不指定用途捐款、增加项目间接费用以及在第一委员会——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第五委员会——支持增加裁研所的补助金。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在 11 月 1 日面对一个巨大挑战，事关裁研所能否继续存在下去。

各位可能还记得，前年，会员国在讨论改革管理倡议期间聚集到一起，以维护裁研所作为联合国系统中的一个自主机构。那是因为各位承认，如果裁研所不是自主的，就不可能为各位的工作做出宝贵贡献，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联合国以外的机构来提供这一宝贵贡献。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类似的挑战，或者说一个更严重的挑战。只有会员国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当然会得到裁研所董事会、主任及其工作人员的支持。这也会得到秘书长的支持。当我与秘书长交谈时，他向我保证将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归根结底，甚至秘书长也要依赖于会员国。这件事是在各位的掌握之中；我谨请各位帮助裁研所，因为帮助裁研所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主席(以英语发言)：焦尔马蒂大使，感谢你介绍这一非常有用的信息，也感谢你对我们做出的承诺。有没有代表团想就这个问题发言？现在请法国大使发言。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发言只是想感谢焦尔马蒂大使来到这里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裁研所的情况。

我相信，这里的各位都非常致力于保证裁研所继续工作下去，为日内瓦的裁军界和裁军谈判会议提供服务。由于字母排列的缘故，法国坐在芬兰旁边，因此我想回顾的是，三年前，时任裁谈会主席的芬兰在领导裁谈会工作时获得了裁研所的巨大帮助。在芬兰之后的各位轮值主席期间，包括我自己的在内，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我谨再次感谢裁研所极为重要、极为实质性的贡献；这些贡献在当时极为宝贵。

我还想强调，我国将继续为裁研所提供支持，当然包括财政上的支持。最后，我谨提醒裁谈会成员，我们是处在 2015 年；按照传统，我们在今年向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提交关于裁研所的决议草案。今年也是裁研所成立 35 周年。

按照传统，决议草案是由法国提交的，并且这将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不仅是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巩固其对裁研所的支持、包括财政支持之际，无论通过自愿捐款还是对联合国经常预算的缴款。

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件重要事情。如果各国意见一致，这将有助于寻找办法解决裁研所面临的财政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我们负有责任的多边预算那样严重；这也将有助于对一个我相信在推动裁军进展和促进我们工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作用的机构提供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法国大使的发言，也感谢法国对裁研所的支持。现在请芬兰大使发言。

凯拉莫女士(芬兰)(以英语发言): 我以本人和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谨对你，焦尔马蒂大使表达我们的感谢；感激你对裁研所工作的个人承诺以及你不懈地倡导裁研所正在从事的工作。这非常重要。我本来想谈到我国政府在 2012 年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时的工作，但是因为我的法国同事已经谈到了，所以我避免重谈。但是，我谨同样强调那种我们认为极为有益的合作。最后并且最明显的是，鉴于我们不能自己开展这类研究，所以我们认为裁研所的裁军研究工作是极有帮助的。我们非常依赖于裁研所正在做的独立工作，而且我们希望将为解决裁研所的资金问题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使，感谢你的发言。现在请白俄罗斯代表发言。

格里涅维奇先生(以俄语发言): 我也想感谢焦尔马蒂先生介绍情况。我完全支持前几位发言者关于裁研所在裁军领域的作用和益处的评估。

我有一个实际问题想请教焦尔马蒂大使：也许他有可能告诉我们，究竟第五委员会中的哪些小组委员会和附属委员会将审议关于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划拨更多资金的问题？究竟我们正在谈论多大的款额？我想，这与所有代表团都有关，因为它们需要就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为纽约的常驻代表团提供建议，但是如果有具体信息确切说明为裁研所增加预算资金的问题将何时得到审议以及将由第五委员会的哪些机构来审议，是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至少将提出一些支持措施，包括来自我国代表团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白俄罗斯代表。如果各位同意，现在继续按名单发言，然后我将请大使发言、做最后结论并答复任何问题。

请荷兰代表发言。

费尔斯代登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我谨与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感谢焦尔马蒂大使今天上午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情况。我们同意你的话，如果我们失去裁研所，就会失去很多。我们一直并且继续坚定地为裁研所提供支持，参与了许多项

目——法律、网络安全，仅举几例——这些项目有力地帮助我们制定自己的政策。我们的计划是继续为裁研所提供支持并且希望能尽快找到办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荷兰代表。现在请土耳其大使发言。

Çarıkçı 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 我也想感谢裁研所董事会主席焦尔马蒂大使非常及时地介绍新情况。对于提供了如此广泛益处的裁研所竟然处于困境，我们感到遗憾。虽然土耳其定期为裁研所自愿捐款，但是我们充分意识到裁研所面临的困难，正在寻找各种方法来加大我们的支持。显然，这是一个机构性危机，所以应该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为了吸引非成员国和裁军界关注这一情况，今天这样的情况介绍至关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大使。现在请奥地利大使发言。

哈伊诺契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 我也想感谢焦尔马蒂大使精彩地介绍情况。这确实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裁研所是裁军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其研究成果很优秀，是我们在裁军领域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借鉴的。我国政府刚刚为裁研所提供一笔捐款，即使在这段时间捐款对我们很难。根据我对好友伊什特万的情况介绍的理解，真正的问题似乎是，这一研究机构被当做联合国系统内其他部门一样对待，但是，由于团结方案，所以各研究机构面临着一个严重挑战，因为它们与其他部门不能相比。所以，我们必须告诉纽约的同事们，因为做决定的是第五委员会。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联合国秘书处可否批准一项例外，因为裁研所在实质上显然与联合国其他部门不同。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按照这条思路与联合国秘书处联系，大家一起发出令人信服的呼吁，寻找一种方法，使裁研所在团结方案下得到例外处理。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大使的评论。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马斯默让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 我谨感谢裁研所董事会主席今天上午发言，并感谢他和董事会在裁研所面临机构和财政两方面特别严重的挑战之时为领导裁研所而开展工作。我们也希望赞扬裁研所主任和工作人员在这个进程中做出的承诺。

正如我们已经有机会指出的，裁研所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设裁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裁研所对裁军领域的工作、包括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做出了显著贡献。这一贡献经常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做出的，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糟糕。改革裁研所，巩固裁研所的基础，使其能够充分满足所负的希望，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一挑战对于裁谈会和裁军事业本身都将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关系到设立裁研所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挑战。

因此，我谨再次向裁研所董事会主席保证，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他与主任为推进裁研所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大家都需要在财政上做出显著的承诺，但首要的，如你强调的，是政治上的承诺，以确保裁研所的可持续性。

最后，我谨感谢法国大使提请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即：今年将提交第一委员会的关于裁研所的决议，将是处理裁研所面前挑战的一个非常重要工具。在这方面，我也谨响应白俄罗斯同事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发动我们在纽约的同事们，不仅是大会第一委员会，而且还有第五委员会的同事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瑞士代表。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伯姆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感谢你，焦尔马蒂大使，向我们提供裁研所现在面临情况的简洁信息。我还要从德国的角度为我们过去几年所享有的密切合作而感谢你。裁研所有一个愿景，这一愿景的背后是世界各地的裁军与和平建设。我谨指出，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和支持，例如在网络领域，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希望继续下去。你已经在那里打开了一扇门，就是我们面临的、并确定必须解决的网络问题。德国非常希望可以很快解决你所描述的财政和机构问题并且将密切留意这方面的事态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德国代表。现在请焦尔马蒂大使回应各位提出的问题，并发表最后意见。

焦尔马蒂先生(裁研所董事会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所有发言表示支持裁研所的各位，也感谢没有发言的各位，因为我觉得沉默就意味着同意。我认为，这一会议厅里的杰出代表们一致认为有必要保留裁研所并参与各种使其更好工作下去的努力。

注意瑞士代表所说的话很重要。我不能分别感谢每一位，因为很难单挑出一个国家，但是我很可能首先要感谢瑞士的持续支持、包括在过去几星期的支持。我只想强调瑞士代表说的话：只发动第一委员会的同事们还不够——也必须发动第五委员会的同事们；第五委员会将必然考虑第一委员会的决定。我们已经看到，大会和第一委员会的众多决议呼吁为裁研所加大支持，但是第五委员从来没有通过这些决议，因此财政状况没有改善。我只是想强调各位说的话以及这些话多么重要。因为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与各国政府打交道，所以我明白，不同的部长们有时候彼此不交谈；或者即使他们交谈了，却意见不一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努力在外交部长与财政部长之间创造一些和谐，如有些国家已经做的那样。

我的老朋友、奥地利的托马斯·哈伊诺契大使有关联合国秘书处的话也很重要。正如我所说的，我已经与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高级代表、办公室主任以及裁研所主任和日内瓦办事处主任讨论过这件事，而且我将继续与他们讨论下去。我们发现，在行政和法律问题上，包括团结方案某种形式的例外，存在着非常好的、我们所需的谅解和支持。

我们还没有从联合国财政人员那里听到什么，所以我们将不得不继续为此努力。我们将如下开展工作，而且我也想对白俄罗斯代表的提问作出答复。

有关步骤是，这一问题将提交第五委员会，从而在审议 2016 年和 2017 年经常预算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我非常希望在秘书长将提交的预算中包括了这一时期

为裁研所采取的一些改进措施。在此，我非常想请各位帮忙，向秘书长和各会员国转达信息，提出这一改进建议，即使至今没有一项联合国任何有关机构的决议。这将在秋季出现，希望是在第一委员会，但是那时将太晚了——其实也不算晚，但是将变成一个困难得多的步骤。

我可以告诉各位款额多少，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与预算相比微乎其微。裁研所今天从经常预算接受的补助金约为每年 28 万美元。对于我刚才提到的 5 个职位，主任、副主任、方案负责人、财务人员及行政人员，裁研所需要的款额达到大约 150 万美元；取决于员工有多少子女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可以加上或减去 5%至 10%。因此，我们谈论的是增加 120 万美元，而且这是最大限度的增加。当然很难找到钱，但这不是一笔巨款。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事，而且我希望不会太难。

何时将讨论这件事？当我们发言时，秘书处正进行第一轮讨论，以决定是否在 2016-2017 年预算中列入增加的补助金。然后，在今年秋季，当大会着手处理此事和各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将讨论决议草案。

我谨谈谈法国大使提到的 5 年一度的决议。如果我要感谢瑞士政府之外的另一国政府，那就应该是一直极力支持裁研所的法国政府。我希望，我们过去几年从法国政府获得的政治支持也将化为财政支持，如同法国政府在几年前主动提供的那样。即使目前对于裁研所，法国政府以及法国大使本人的支持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些支持不仅仅体现在编写 5 年一度的决议，而且体现在召开裁研所之友会议并作出重大努力帮助裁研所克服这种局面。

最后，由于在多边机构渡过整个外交生涯，所以我知道，按照惯例应该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不过，这一次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惯例：而是因为我——不仅在本次讨论中，而且在我与各位中许多人、这里的许多大使和纽约的许多大使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进行的会晤中——所感到的大家对裁研所的支持。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召集政治支持，不如说是将政治上的支持转化为行政改革上的支持和财政上的支持。这就是我们在 11 月 1 日最后期限之前必须完成的事。我们有一个最后期限，而且我深信，以各位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将能够做到。

主席(以英语发言)：真诚感谢焦尔马蒂大使光临裁军谈判会议，与我们一起交流这一非常有用的信息，向我们大家发出这一紧急呼吁。我谨借此机会请求纪录在案的是，墨西哥对裁研所的贡献将继续下去；无论多少，都会继续下去。

现在轮到关于扩大裁军谈判会议的议题。请允许我提供一点背景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地开展今天的对话。如各位所知，裁谈会成员有过两次扩大：一次是在 1996 年，另一次是在 1999 年，大约 16 年前。这两次都考虑到了地域代表性。这两次都任命了特别协调员来确定裁谈会可能达成一致的国家名单。在 1999 年的最后一次扩大之后，裁谈会再次为扩大成员问题任命了特别协调员：2001 年是保加利亚的科拉罗夫先生；2002 年是同样来自保加利的亚赞切夫大使。然而，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努力没有带来新一轮的扩大，因为各成员国未能在这种扩

大的模式上达成一致意见。自 2002 年以来，也就是 13 年前，再没有按照议事规则第 2 条进一步审查裁谈会的组成。请铭记，议事规则第 2 条要求定期审查本会议的组成。

在去年在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报告的第 69/76 号决议第 8 段中，大会确认“就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成员范围问题在 2015 年继续进行磋商的重要性”。以这一背景情况，我们来开始关于这一最重要议题的互动式讨论。

请南非代表发言。

Mancotywa-Kumsha 女士(南非)(以英语发言): 在就扩大成员问题发言之前，南非谨对昨天讨论中提到女性社会成员的方式表示关注。这样的刻画有辱所有的妇女，不论是来自于国家还是民间社会，都会贬低妇女在促进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不仅对南非，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个原则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谨提请本机构注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联合国发起的关于妇女与裁军问题的大会决议。作为称职的外交官，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平台的重要性。

主席先生，正如我们在上星期发言中表示的，南非谨赞扬你为发起讨论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成员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南非一直支持以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挑战。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参与；如果我们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多边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主席先生，我们因此希望裁谈会作出决定，任命一位关于本议题的特别协调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南非代表的评论。我也想亲自感谢你在发言开始时所说的关于尊重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妇女的话。

现在请捷克共和国代表作为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代表发言。

米奇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荣幸地代表裁军谈判会议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发言。观察员国赞赏你处理观察员国问题的直率方针并且感谢你展现出透明度和包容性。自 2002 年以来，从来没有一次关于扩大裁谈会的专门讨论，所以今天将确实是我们 10 年中第一次听取全体成员国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意见。

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成员仍然深信，裁谈会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我们深为担忧的是，裁谈会经过近 20 年的僵局，仍然不能恢复裁军问题谈判。虽然我们周围的安全环境正在迅速演变，但是这一机构无法反映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实，无法采取行动，日益受到批评。我们认为，如果裁谈会要在普遍裁军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就需要采取措施增强效率、透明度、包容性以及比其他一切更重要的普遍代表性。考虑到更换裁军谈判场地的成本正在增长，我们认为，本机构如果想保持其相关性与合法性，就需要竭尽一切现有的选项，确保具有更大的代表性。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等待

了近 14 年，尽管议事规则事实上明确规定了要定期审查裁谈会的组成，以讨论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观察员国为了本会议重新启动裁军、扩散和军控的努力做出了经常性的贡献，从而证明了本身加入裁谈会的意愿。我们认为，裁谈会的成员资格应对所有希望加入的国家开放，以确保本论坛具有普遍性和透明度。我们期待着就扩大问题讨论各种模式与符合裁谈会具体情况的方案。我们认为，这种讨论只能有助于促进融合，为未来的事业寻求共同基础。

我们谨再次呼吁主席在扩大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捷克共和国代表作为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代表的发言。现在请保加利亚大使发言。

皮佩尔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赞赏你努力推动裁军谈判会议走出长期僵局，激发这一会议室内的讨论。正如你在开场白中指出的，今天所讨论的问题——扩大裁谈会和接纳新成员——是我国非常重视的一件事。观察员国愿意加入裁谈会的承诺理应得到正当承认。在这方面，我谨感谢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目前协调员捷克共和国的一贯努力，同时希望在今年的会议期间并且从今日的辩论开始，扩大问题得到认真考虑。

对于我们来说，裁谈会的扩大意味着让本论坛的组成具有符合 21 世纪现实的相关性。这是我们坚定支持解决这一问题所依据的理解。此外，各国在设立裁谈会时的政治意愿并不是设立一个排外的俱乐部：在设立本论坛时，设想到了裁谈会成员的扩大。议事规则第 2 条要求定期审查本会议的组成。这已经进行了好几次，而且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关于扩大问题的上一次决定是在 1999 年做出的。我还记得为实现那一次扩大所需的各种努力。再一次审查组成情况并采取步骤使其适应当前的国际挑战和现实，目前正是时候。新成员将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思路。我们认为，扩大成员是振兴本论坛工作的途径之一。我们支持扩大裁谈会，因为我们坚信，为安全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合作和分担责任。

这一议题无疑关系到裁军和军备控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包容性的方针远比排斥性的方针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我们也不应忘记，裁谈会的任务是谈判大家预期具有普遍影响的文书。裁谈会也应通过其组成情况证明其合法性。去年任命扩大问题主席之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希望找到正确的途径沿着这一步骤前进，帮助裁谈会抓紧这一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大使。现在请奥地利大使发言。

哈伊诺契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宣布奥地利全力支持南非和主席先生就我们在发言中尊重妇女尊严的问题所表达的立场。

关于实质性问题，奥地利长期以来一直公开赞成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普遍化。我们深信，本论坛的任务是开展多边谈判，以解决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根据

定义，这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也应该为所有国家参与谈判提供可能性。奥地利在联大上届会议上加入了 60 个国家关于扩大裁谈会的声明并且完全同意捷克共和国作为观察员国家非正式集团协调员表达的所有观点。的确，按照议事规则，裁谈会应定期审查本身的组成：从 1996 年至 1999 年，相隔了 3 年，但是现在已经相隔 16 年了——在我们看来这的确不正规。因为观察员国真诚地希望我们非常具体和彻底地考虑这一问题，所以这尤其重要。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正是裁谈会再次解决扩大问题的时候。这正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并且我们应该有条理和深入地来做这件事。

我们认为，同时我谨再次援引南非的发言，任命一位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将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一步。我们赞成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某种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无法在一个主席的任期内深入和有条理地处理。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奥地利大使。现在请爱尔兰大使发言。

奥布赖恩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爱尔兰欢迎有此机会阐述扩大本机构成员的问题。现在，自从大会——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谈到裁军领域依然需要完成的相当大和紧迫的工作并且表示深切了解对于一个规模有限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持续需求之后，已经近 40 年了。自从扩大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 1979 年开会以来，如许多人正确认识到的，本机构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遗憾的是，在成就表上将近 20 年没有添加新的内容。

也值得回顾的是，大会表示将定期审查本机构的组成。因此，审查裁军谈判会议的组成这一原则，作为议事规则第 2 条，很重要。

主席先生，你多次提到你在进行你称为裁谈会考古的活动。在裁谈会成员问题上开展类似的活动之后，令人失望的是，多年以来，裁谈会的年度报告都包含着以下的话：“各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论述了扩大本会议成员问题。它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正式反映在全体会议记录中”。按照审查一词通常得到的理解，这可能让外面的人觉得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审查。虽然已经多次交换意见，但是这无法满足我国代表团对审查应包括什么内容的期望。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现在是超越仅仅就扩大本机构成员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了。现在是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时候了。我们将考虑任何一个无异于真正和实质性审查的建议。各代表团会了解我们的长期立场；这一立场在 1999 年 8 月写入了裁谈会决定的脚注，也就是扩大成员问题早应得到解决。有些联合国会员国在 30 多年前就申请本机构成员资格，有些联合国会员国在裁军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坚信，现在是裁谈会应该获益于它们不是仅作为观察员，而是作为本机构正式、平等成员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之时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你，大使，我要感谢你非常好的考古工作。

现请荷兰代表发言。

Versteden 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在一般性发言中, 我们强调了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年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 主席先生, 我们为今天有这一机会讨论扩大问题而感谢你。如你所说的, 裁谈会的上一轮扩大是 15 年前。议事规则第 2 条明确规定, 我们应当定期审查裁谈会的组成: 15 年不是一个正规的间隔。我们认为, 一大群认真的国家应该获得关于扩大问题的答案。当第一委员会去年通过关于本会议的年度决议时, 捷克共和国代表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再次提出了扩大本论坛的请求。

关于过去 15 年没有能够扩大, 存在着不同的原因: 有些是政治上的, 有些是更实际性的。我们应该更好地识别这些原因, 看看能否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 我们应该找出在未来使扩大成为可能的步骤。我们需要开始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而且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形成我们可以进一步迈进的基础。

关于如何以最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荷兰抱着开放的态度, 比如像有人提议的那样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 但我们也对其他建议或想法持开放的态度。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荷兰代表。现在请加纳代表发言。

Ben-Acquaah 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提出扩大裁军谈判会议这个非常重要的专题以供今天讨论。在我说下去之前, 也请允许我表示赞成捷克共和国代表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的发言。

作为加纳人民的代表并且根据我国宪法的授权, 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并取得多边领域的全球和平与安全。这一任务最重要的方面是确保消除全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这方面, 加纳已经签署或批准了所有的裁军有关条约并且一直积极地与其他国家一道参与多边论坛, 以追求全球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因此, 我们申请加入裁谈会是带有一个明确目标的: 更积极地为裁谈会工作做出贡献。如果加纳实现其成为成员国的愿望, 将增强我国的体制机构, 巩固我们对裁军谈判的贡献。

如今天的专题所示, 裁谈会必须克服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做出扩大成员的决定; 如果裁谈会要推进工作, 这是必不可少的。裁谈会以前做出过扩大成员的决定, 因此目前是 65 个。加纳希望尽快看到再次完成这项工作。

加纳冒昧地寻求裁谈会成员们更积极地看待扩大本会议的问题以及更广泛的成员可为其议程提供的潜在机会。鉴于各方日益热衷于在一个全方位包容的多边论坛上谈判核裁军, 正如在各种裁军论坛上、包括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会议上表示的那样, 所以早就应该有一个代表性更大得多的裁谈会。

我们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负责谈判这一条约的论坛。为了实现目标, 必须考虑到它的运作环境, 也就是一个比过去更加民主的世界。需要定期审查裁谈会的组成, 以尽可能地广泛反映各国的关注和参与。不幸的是, 裁谈会在过去

18 年中一直处于僵局。虽然我们理解有关这一僵局的复杂性，尤其是某些成员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但是我们认为解决方案不大可能脱离政治意愿。只要有愿意，就总会有办法。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寻找政治方案来解决僵局，将无疑是一条摆脱僵局的出路。回顾裁谈会及其成功谈判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的历史，加纳相信本机构有潜力来克服僵局。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机构，裁谈会工作所处的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是在我们考虑之中的。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之一是信息领域迅速的技术进步。这一进步同样极大地影响着隐藏在核武器世界的潜在危险。有好有坏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蔓延。例如，网络黑客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包括在非常危险和可能造成祸害的人之间。这些发展使僵局的解决更加迫切、核裁军更为时不我待。加纳希望成为前进道路上的一员。

最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赞扬过去主持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的各代表团、尤其是捷克代表团。尽管观察员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但是它们承担起责任来率领我们的集团。它们也许没有实现初衷，但是无疑使扩大的需求更靠近裁谈会议程的前沿。为此，我们非常感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加纳代表。现在请芬兰大使发言。

凯拉莫女士(芬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会就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短，因为我们的立场众所周知。我国政府赞成扩大裁军谈判会议及其成员范围。在这方面，我只能援引爱尔兰、奥地利与荷兰同事的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大使。现在请立陶宛代表发言。

Abraitienė 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立陶宛代表团欢迎并深为赞赏你努力让裁军谈判会议回到正轨。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已经拖延了数十年的扩大裁谈会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这一呼吁符合裁谈会议事规则关于定期审查本会议组成的第 2 条。作为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的一个积极成员，立陶宛完全赞同集团协调员捷克共和国的发言。

此外，立陶宛要求采取实际步骤扩大裁谈会成员。立陶宛代表团坚信，新的正式成员带来的新投入可以促进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打破长期僵局。扩大还可以帮助裁谈会变成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机构，使其恢复信誉。自从本机构审查这个问题，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自从上一次就扩大问题采取行动，已经超过 15 年过去了。国际稳定和安全、特别是关于裁军的普遍目标，按照定义，必须由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反映全球安全环境发展的机构来解决。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于缔结裁军条约和实现裁军目标负有共同的责任。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立陶宛准备为裁谈会重新启动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的努力做出贡献，在整个 2015 年届期间与本会议成员和观察员国密切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的发言，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马斯默让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 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阐述扩大裁军谈判会议的问题。我也想感谢在我之前发言的各位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

首先, 关于需要今年讨论扩大问题一事, 有许多原因说明这样做是明智的: 从一开始就设想了定期审查组成情况, 从而裁谈会有可能向前发展并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挑战。正如你提到的, 这一规定写入了裁谈会的议事规则——而且不只是在那里。也可以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0 段中看到这一规定。然而, 正如你所说的, 裁谈会自 2002 年以来还没有真正处理过这一问题。我还要补充一点, 正如你指出的, 大会在 2015 年, 在最近关于裁谈会的年度决议中, 专门请裁谈会处理此事。至于我们能否扩大裁谈会,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设置了参数, 指出裁谈会成员应是有限的——换言之, 不是普遍的——而且如果使之普遍化, 将需要大会做出决定。同时, 大会授权裁谈会自己负责设定限制。

裁军谈判会议已经两次扩大了成员, 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到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演变。这一国际体系自那时以来仍在继续发展, 而且今天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应向希望加入裁谈会的国家做出什么回复。根据裁谈会的最新年度报告, 共有 27 国。我自己的研究表明, 一些国家已经在裁谈会敲门 20 多年, 而爱尔兰指出它实际上已经敲门 30 多年。这些国家看到了我们工作的重要性, 有兴趣为其做出贡献。我们应当受到这一兴趣的鼓励, 而不是将其看作一个问题或一个挑战。问题在于, 我们以什么理由拒绝这些国家的请求? 我国代表团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因此,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扩大。裁谈会有着全球性的作用和责任: 裁谈会所处理的课题涉及到的利益攸关者远远超出其成员, 而扩大成员将加强其合法性。问题在于, 应设想的标准是什么? 参数是什么? 扩大的时间范围应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 这意味着需要进行协商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因此, 我们支持爱尔兰和奥地利在这方面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现在请土耳其大使发言。

Çarikçi 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们感谢你提交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的通过仍然是我国代表团的优先事项。这不会损害其他议题的重要性, 不会影响最重要的事项, 也就是让裁军谈判会议恢复谈判任务。

在 1 月 20 日的今年届会开幕会议上的发言中, 我们强调了裁谈会在裁军和不扩散议程上负有的特殊责任。我们还强调说, 我们都应该努力使裁谈会履行基本任务, 以维护其相关性。

我们还没有就扩大裁谈会问题进行互动辩论。我国代表团愿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表达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听取同事们的意见。正如我们现在做的, 或者如去年任命主席之友时发生的, 我们多次地不断审查本会议的组成。规则第 2 条只是说审查: 没有设想自动扩大。

首先让我非常明确地说：我们不反对扩大。由于扩大的结果，我们在 1996 年加入裁谈会。为了提醒我同事们，我想回顾土耳其在上一次扩大过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与其他代表团一道，土耳其主张使成员成为一群更具代表性的国家。言虽如此，我们对扩大的时机有所担忧，而且如各位所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坦诚和开放的态度。我们从来没有避免表达这一观点。问题是，通过这样做，我们正在致力于反对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吗？我们正在增加更多的核心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裁谈会不幸地没有正在谈判任何条约。我猜，我们在本会议厅内的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由于裁谈会的组成造成的。

请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强调，议事规则允许非成员国以开放的方式参加本会议的讨论。我们欢迎非成员国的意见。我们也欢迎听取它们关于扩大以外事项的意见。人们常常说，联合国会员国应该获得平等机会参与裁军谈判并且分担共同责任。是的，但是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一词是“谈判”。

也有人说裁谈会应对普遍的成员资格保持开放。如果将本会议成员和非成员数量简单地加起来算一下，会令人深思裁谈会是否拥有普遍的关注。

裁军机制在各种国际论坛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任务分工。当然，不同的论坛和机构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成员。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以普遍的联合国会员国开展工作。联合国会员国当然在那里表达各自的看法。例如，我谨提及裁军审议委员会负有讨论的任务并且拥有普遍的联合国会员国：我们都知道它的 3 年周期是如何结束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这一组成不一定带来成功的秘诀。

裁谈会出于很好的理由，是以独特的任务和有限的成员创建的。裁谈会令有些人现在几乎慨叹的是，过去制订出了成功的条约。众所周知，我们认为裁谈会面临的问题不在于程序、组成情况或内部动力。因此，也许我们应该停止装假，去做实际的工作。在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处理议事规则或组成情况将如何让我们更接近于谈判。

主席先生，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各位的发言和你的开场白。然而，除了预期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听到关于如何着手的具体想法。在不能处理手头的实质性问题之时，我们显然看不出扩大问题成为一个应审议的事项。

让我正式重复一遍，在任命一名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方面，不存在协商一致。

最后，裁谈会应继续努力克服目前的僵局。我们最头等的大事是向前推动裁谈会，使其重新履行根本任务，也就是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只有在通过工作计划和启动实际谈判之后，我们才应开始逐案处理扩大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宜早不宜迟地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土耳其大使。现在请瑞典代表发言。

林德尔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 我谨首先表示同意南非首先表达的关于尊重妇女的意见。我也同意其他一些发言者的说法,即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是我们认为应该更积极处理的一个问题。

瑞典赞成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去年秋天在大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表的声明。至于究竟如何开展,我们将如同荷兰所说的那样对不同的方式持开放态度。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瑞典代表。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卡布拉尔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以及所有已经表达意见的同事们。我将抛开事先为这一问题准备好的发言,以表示尊重这一对话的互动性质;我希望能够尽可能有一个互动的对话。

捷克共和国常驻副代表在代表我们大家宣读的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声明中已经非常更好地表达了我的基本观点。我也听到本机构一些成员非常令人鼓舞的发言。为了简便起见,我想与大家交流我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为什么要加入?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努力来加入一个被许多人指责为陷入僵局并且其工作经常受到摧残性挑战的机构?

葡萄牙认为,本机构能够在联合国系统中继续发挥非常有意义的作用。在这种替代——有时甚至矛盾的——途径和选择泛滥的时代,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在认真和成功讨论扩大问题上收获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主席先生,你的工作肯定会很受珍惜并且很生动地留在那些关注裁谈会工作的各位记忆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葡萄牙代表,尤其感谢他对主席的赞誉。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Mallikourti 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表示极为赞赏主席先生本人和墨西哥在扩大问题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及其与我们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各国进行的所有接触和协调。这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深为赞赏。

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第 2 条规定对本会议的组成进行定期审查,所以我们欢迎今天的讨论——更何况我们是裁谈会历史最悠久的观察员。有人提到 20 年,但是从 1982 年算起,实际上已经近 40 年——在任何情况下,说 30 多年都是准确的。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或道义上的根据将联合国会员国排除在裁军讨论之外,尤其是鉴于联合国具有的普遍性。在全球性挑战需要通过全球伙伴关系来集体解决的时候,将裁军问题谈判只限于 65 个国家参与,的确是一个时代错误。同样过时的是将扩大问题与绝对无关裁谈会事项的双边问题捆绑到一起。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裁谈会成员国在不影响最终结果的前提下任命一位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

第一委员会去年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报告的决议起草或谈判表明,现在正是解决扩大问题的时候,而持续顽固的拒绝——我必须说,是来自于本会议成员中的

一小撮国家——在加剧着观察员国的愤慨。在我们看来，这也不会有利于加强本机构的合法性和信誉。

最后，我们谨感谢所有发言支持我们事业的本会议成员，我们也感谢捷克共和国为协调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发挥了主导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希腊代表，特别感谢他对主席的赞誉。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让我首先表示本代表团完全支持南非代表提出的关于对待妇女问题的发言。任何贬低或似乎贬低妇女作用的评论都是不能接受的。

关于扩大问题，我只想说的是，如果有人提出扩大的建议——而且对我国的最终决定不带任何偏见——美国仍然愿意讨论适当而有限地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成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美国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巴西大使发言。

莫塔·平托·科埃略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我谨附和这里很大一批成员的意见，认为考虑扩大或扩展裁军谈判会议是重要和必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为了与本机构的宗旨和目标保持一致，我们不应该回避开展一个关于扩大问题的广泛和深入讨论。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和一些代表团已经就这一议题在此发了言，我们加上我们的声音说，裁谈会彻底并且迫切一点地审查本身的扩大问题，符合一贯的做法。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有这一机会进行这种意见交流，并坚持认为不应从这里的讨论和审议主线中取消这一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巴西大使。发言名单到此为止。我看到俄罗斯联邦举手。现在请你发言，大使。

Deyneko 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我们正在讨论一个有关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组成的非常重要问题。但是，让我们细看一下。什么是裁谈会的理想组成？一些发言者说：让我们扩大成员，将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包括进来。这是一个方向。也有一些人建议应当逐步地并根据个案情况做出决定来扩大裁谈会成员。而且许多发言者都强调需要认真考虑这一议题。我完全支持这一立场。许多发言者都提请注意议事规则第 2 条；该条规定了将定期审查本会议的组成。但是，尊敬的各位同事，我谨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即审查本会议的组成在事实上不自动意味着扩大。一些同事们坚称，扩大成员和引进新成员可能会使裁谈会走出目前的困难局面；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只能靠经验证明。而且我的意见正相反。足以令人奇怪的是，1996 年和 1999 年有两波成员扩大，但与之巧合的事实是裁谈会的实质性活动陷入了我们至今还没能解决的深刻危机。我再说一遍，也许这只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因为我看到了本会议厅里有意见分歧，但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我们已经准备就此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但我们的理解是，这应是一个严肃的对话，将无一例外地包括也许对这方面任何可能的决定都产生影响的每一因素。而且，我们当然不得忘记裁军谈判会议的头等大事仍然是谈判；在这一点上，我与裁谈会现任主席、墨西哥大使洛莫纳科先生意见完全一致。我认为，我们对这一议题的重视当然不应超过我们应对当前复杂局面的首要任务。

我冒昧多做一个小的评论。昨天，墨西哥主席提交了关于建立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的决定草案。但是，我们一旦做出初步评估，就会自问：工作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的进程真正相关？各位看到，在新的决定或倡议提出之前，通常对有关议题的讨论参数或模式有着广泛的审议。一般来说，它们包含了一些可供深思的东西，可以说带有菜单和选择等等。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这样说的原因在于：难道我们不应将裁谈会的组成问题作为有关工作方法的整个一系列其他问题之一来考虑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但我想这似乎很合乎逻辑；我们已经就此与其他一些代表团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为什么不当？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有可能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俄罗斯联邦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发言。

巴蒂利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在今天上午发言，只是想就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问题表达意见。一些发言者都强调了议事规则第 2 条关于定期审查本会议组成的规定，但是如同我的俄罗斯联邦同事所说的，这不一定意味着扩大：这也可能意味着削减。我个人谨从规则第 1 条的角度谈谈扩大问题。为什么第 1 条？因为这一条规定：“裁军谈判会议……是向各核武器国家和其他 60 个国家开放的裁军谈判论坛”。这一限制对 60 个其他国家的影响远远超出对核武器国家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任何非裁谈会成员的国家如果今后拥有核武器，就将自动成为裁谈会成员。因此，将存在以这种方式的扩大。但这并不是我要强调的。我更关注的事实是，当裁谈会讨论一个原则时，各国通常宣布自己赞成这一原则。当涉及到执行时，困难就出现了；这就是昨天的情况，当时大家同意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中纳入民间社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塞内加尔代表团希望这种情况不会继续发生，特别是在裁谈会的开放或扩大这一问题上。因此，塞内加尔支持南非的提议，应尽快任命一名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从而裁谈会能够对此事迅速做出决定并给予一切必要的关注。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塞内加尔代表。现在请菲律宾代表发言。

德拉克鲁斯女士(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本代表团赞赏你努力和有创造性寻求推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也感谢那些对审议扩大成员问题表示支持的裁谈会集团和成员。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一直呼吁任命一名扩大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最后一次是 2001 年。菲律宾强调，我们只是希望开始讨论扩大问题，对特定的结果不施加影响或压力。菲律宾感谢墨西哥主席努力推进观察员国的事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菲律宾代表。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请求发言不是想就这一问题表达立场, 因为我们总的立场是赞成整个国际体系、而不仅仅裁军谈判会议的民主化。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发言都在呼吁任命一位特别协调人或调解人督促裁谈会扩大成员的讨论, 而我在这方面有一个评论: 如果在裁谈会成员之间存在默示的共识, 都赞同扩大的原则, 那么任命这一协调员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 任命这一问题的调解人或协调人, 也许有利于讨论哪个国家将来有可能作为裁谈会成员。如果没有这一共识, 即基本的立场, 那么调解人的任命将不会带来什么巨大利益。讨论将切实发生, 但是我们不知道结局是否能有成效。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表意见。我不一定同样认为我们应该在任何讨论开始之前就预断任何结果。讨论是为了得出结果, 而且如果开展讨论, 结果应该是讨论为我们引导的任何方向, 而不是试图提前猜测结果是什么。然而, 这更多地是指一般做法。

还有任何人要求发言吗? 没有。

在做总结之前, 请让我简单地与大家交流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而且会很简短。然后, 我将尝试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

我们认为,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 而原因在于这种武器的本质: 大规模毁灭。因此, 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在如何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拥有发言权。

当开始总结今天的讨论时, 我谨首先感谢发言的各位, 尤其是参与这次辩论的各位以及所有到场听取辩论的各位。今天, 这一会议厅表示——并非全体一致, 但是压倒性多数——支持裁谈会在 2015 年处理扩大问题。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现在正是我们执行议事规则第 2 条所载规定之时。我也听到很多人要求我采取紧急行动, 争取任命一名裁谈会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我相信自己有责任响应这些呼吁, 并做出最后冲刺、最后的努力, 看看我们是否能任命一位裁谈会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举行。如昨天提到的, 我打算继续努力, 争取通过关于民间社会参与以及成立工作组审议裁谈会工作方法的两项决定, 同时作为今天辩论的结果而看看我们是否可以着手任命一位裁谈会扩大问题特别协调员。考虑到这将是墨西哥主持下的最后一次会议, 我会利用机会整合裁谈会在此期间所做的努力。

散会。

上午 11 时 45 分散会。